

「凝固的詩篇」

廣東美術館白鵝潭館區正在舉行「凝固的詩篇——博爾蓋塞美術館藏文藝復興至巴洛克時期傑作展」，呈現來自意大利博爾蓋塞美術館的五十五件繪畫和古羅馬雕塑作品，涵蓋拉斐爾、提香、魯本斯等逾五十位藝術家的作品，帶領觀者探索從文藝復興至巴洛克時期的歐洲美術史，感受不同背景藝術家的多樣化風格。

市井萬象

中新社

▶ 油畫《花神福羅拉》吸引參觀者。



柏林熊



柏林漫言

余逾

在柏林待久了，對街上隨處可見的「柏林熊」早已習以為常。熊就是柏林的代表，稍微學過德語的人便會很容易把「柏林Berlin」和德語「熊Bär」聯繫起來。最近有朋友來柏林旅遊，問起柏林熊的來歷，我才認真地研究了一下。

柏林跟熊聯繫起來，有人說是為了紀念伯爵阿爾布雷希特一世Albrecht I。他建立了柏林所在地的前身勃蘭登堡，而他的外號又叫做阿爾布雷希特之熊Albrecht der Bär，所以一直以來柏林的吉祥物都是熊。

也有另一種說法，就是前面說的德語裏「柏林」與「熊」的發音相似，所以也是柏林熊的來歷。

大街上能看到的那些動作統一雙手舉起手朝上的熊的雕塑，它們「誕生於」二〇〇一年。它的官方名字叫做聯合巴迪熊，這是為了推廣和平、理解與寬容為主題而做的一個藝術項目。當時有一百五十多名藝術家畫了一百五十多隻熊雕塑，分別代表聯合國承認的一百五十多個國家。在過去的近二十年裏，這一百五十多隻熊在世界四大洲近二十個城市進行巡迴展出。最後這些熊雕塑大部分被拍賣，籌得的善款都捐助給救助兒童的慈善基金。

從那以後，巴迪熊便成為「標準」柏林熊的樣子，無論街上的紀念品商店裏，還是各國駐德國使館的辦公室裏，或者重要建築、餐館酒店面前，你都能看到姿勢一樣但花色不一樣的巴迪熊。有很多旅客還特意去找過柏林各個角落裏的巴迪熊，甚至畫出尋熊地圖試圖標註出所有巴迪熊的所在位置。

不僅如此，在柏林主辦的重要體育娛樂活動，都會使用熊當作吉祥物，比如說過去舉辦的柏林世界田徑錦標賽，以及每年二月舉辦的柏林電影節。就連柏林電影節頒發的獎項也

被取名為「金熊獎」和「銀熊獎」。

而身處柏林的運動隊，也有不少用熊當作隊標。比如德國足球甲級聯賽的柏林赫塔隊的吉祥物就是一隻被取名為「赫蒂尼奧Herthinho」的棕熊；柏林冰球隊的名字乾脆就是「北極熊隊」。

也不知道是不是這個原因，柏林人對於柏林動物園裏的大熊貓也是甚為偏愛。大熊貓夢夢抵達柏林時，當時德國總理默克爾親自出席了歡迎儀式。後來夢夢生了一對雙胞胎，更是引來無數的遊客前來參觀。

在柏林，隨處可見的「熊」彷彿已成為人們生活裏無比熟悉的影子。麵包、冰淇淋、糖果……都做成熊的樣子；絲巾、T恤、帶帽衫、帽子……都印上憨態可掬的熊的樣子。對於熊，柏林人，真是樂此不疲。

有一次偶然聊起，柏林當地人說起他們的「代言熊」滿是驕傲和自豪。他們說，熊，代表着勇敢和力量，堅毅和果敢。這正是這座城市的精魂所在，這讓柏林作為德國的首都，展現出一個強壯健康的形象。而巴迪熊可愛的樣子，又給這個形象注入熱情和友好，歡迎着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們。



▲柏林奧林匹克廣場外的「奧運」柏林熊。

左手文學



自由談

海龍

西方研究漢學的人認為古代中國是個詩國。因為舊時中國讀書人差不多都會寫幾句詩。即使算不上真正的讀書人，一般識文斷字者也基本上能謔幾句詩。俗語謂：「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作詩亦會謔」。這「謔」既含着貶義，也有一種移花接木附庸風雅和瞎編亂造的「作」和「裝」的快感在。別小看這「謔」，它要有底子的；能謔詩，必須讀過不少詩，有了積累才能拼接或借景抒情。

詩是古時讀書人的看家本領。因為中國文人的祖師爺孔子說過「不學詩，無以言」；讀書人若不讀詩，幾乎快被看成了大逆不道。孔子將《詩經》作為培養弟子的啟蒙教材。他說：「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詩簡直成了人生的百科全書。其實，西方也崇尚詩，如古希臘人的學問都以「詩」命名，荷馬史詩、悲喜劇日詩劇，而研究文藝、歷史和美學的人文之學

曰「詩學」。——詩有那麼重要嗎？它跟我們的日常生活有什麼關係？

其實沒有關係。不愛文學的人無處生存，但他們的生命或許會缺少一抹亮色。古人的「詩」其實乃我們今天廣義的文學之謂。古時寫詩是讀書人的底色，下自孔乙己上至皇帝，乃至所有的政府高官和一般文員都能謔詩——你可別小瞧這本事，這是中華文明的人文資源及修養優勢。熟悉西方中古史的讀者大概知道，在漫長一千年的中世紀時光裏，歐洲有很多王公貴族、騎士官紳甚至國王都是文盲呢，遑論寫詩。這樣一比，就知道為什麼老外會甘願承認我們是「詩國」了。

但是詩不能推動科技也不能拉高GDP，我們古代太看重詩而輕視數理化和科技。「一首詩嚇不走孫傳芳，一炮就把孫傳芳轟走了」——這一點，魯迅看得最明白。但是炮我們需要，詩有時候也必不可少。炮與詩並存不矛盾。

詩的國度培養詩的情懷。童年，人們大多都有文學夢，或多或少喜歡聽故事、讀詩或閱讀畫書畫報。有的人把這習慣保持了一輩子。

我曾經在高校講授歐美文學，後來研究文化人類學。雖然跨了界，但如瞿者不忘視，瞿者不忘聽，在研究枯燥的考古、進化、闡釋學符號學之餘思緒會偷偷開小差，踴躍到舊田園戀棧一刻換換腦子歇歇腳。文學成了我的自留田。

首先應該有了人，才能有文學。但文學卻使人類學和人類社會變得溫馨、濕潤，有人情味。人類學求實，文學造夢。文學幾乎不解決任何實際問題，但它給世界帶來光明。

這些年來我兩條腿走路，也用兩隻手寫作。右手寫理論文章、翻譯高頭講章搞大眾理論。左手則不能忘情文學，漫遊世界的同時寫下心得跟讀者們交流。歌德曾曰「一切理論都是灰色的，只有生命之樹長青」。我

不過二千多年前孔子云：「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在國難當頭的喪亂年代，打軍閥、滅日寇、保家衛國就是義，所以升官發財請往他處。孔子並沒有反對求名逐利，只要是合乎道和義就行了，而當年入黃埔受訓，卻連追名逐利之心也不可以有，可見軍校對黃埔學生的要求是多麼嚴格。

至於貪生怕死，亦是人之常情。然而正如孟子所主張的「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捨生而取義者也。」這又跟孔子所持的觀點——「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不謀而合。所以在大是大非、民族大義、國家存亡面前，凡愛國者也應該捨身報國。為國家、為民族，不貪財、不怕死，殺身成仁、捨生取義。

由是觀之，仁義，正是典型的黃埔精神。

百年黃埔情

今年六月十六日是黃埔軍校成立一百周年的紀念日子。黃埔軍校是中國現代史上所舉足輕重的軍官學校，跟美國西點軍校、俄羅斯伏龍芝軍事學院、法國聖西爾軍校、日本陸軍士官學校這些著名軍事學府齊名。周恩來、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林彪、陳賡、左權、李濟深、郭沫若、何應欽、張治中、戴安瀾、謝晉元、鄭洞國、孫立人、杜聿明等等，都是黃埔的師生。

跟黃埔軍校同年誕生的黃埔軍校同學會會長、百歲老人林上元曾表示，在抗日戰爭中犧牲的黃埔軍校師生就有兩萬餘人。相信驅使這兩萬餘名黃埔英烈在抗日戰場上浴血奮戰、視死如歸的信念，就是孫中山先生為黃埔軍校撰寫的門聯——「升官發財請往他處 貪生怕死勿入斯門」。

創立於一九二四年的黃埔軍校，乃孫中山先生為中國栽培軍事人才而創建的中國第一所新型軍事幹部學校，正式名字為「中國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軍校坐落於廣州長洲島（又叫黃埔島），故簡稱為黃埔軍校。之後由於戰亂關係，軍校輾轉遷至南京和成都。一九二四年六月十六日，陸軍軍官學校進行第一期學生開學典禮時，「升官發財請往他處 貪生怕死勿入斯門」這十六個大字就懸掛在軍校的正門上。

黃埔精神即是愛國精神，這是毋庸置疑的。黃埔軍校門聯上那十六個字，再仔細斟酌，其實就是黃埔精神與愛國精神的最佳詮釋。

升官是名，發財是利，升官發財代表名利雙收。正常人都希望名利成就，

建立金庸紀念館 弘揚俠之大者精神



維港看雲

郭一鳴

上月底到西九故宮參加新聞聯主辦的「俠之大者，為國為民——紀念金庸先生百年誕辰」論壇，那天感冒未癒，戴上口罩出席，收穫滿滿。近期此間有多個紀念金庸的活動，各有各精彩，主題多聚焦金庸的武俠小說，當中的江湖人物、故事情節，以及背後中華文化傳統和愛國精神。新聞聯主辦這個論壇，其中一個原因，是金庸先生作為報業鉅子，生前對新聞聯支持關愛有加。二〇〇六年六月二十七日，人在英國的金庸先生親筆回覆時任新聞聯主席張國良，欣然應邀擔任新聞聯名譽主席，並且題詞：「自由評論，忠實報道。盡我新聞工作者天職」。特區政府政務司司長陳國基和新聞聯主席、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董事長李大宏、新聞聯會長張國良等分別致辭，緬懷金庸對中華文化和香港新聞事業的巨大貢獻。

不過當日論壇主要不是討論新聞問題，而是邀請三位新聞圈以外的講者，講述他們與金庸交往的感受，包括曾經陪同金庸登上華山，參加「華山論劍」系列活動的陝西文聯副主席肖雲儒、了解金庸拜師學圍棋經歷的中國圍棋協會職業棋手女子圍棋世界冠軍徐瑩和金庸秘書李以建，還有雲南普洱市景東縣縣長李八一則透過視頻，講述金庸與無量山茶之江湖的故事。他們講述親身經歷的金庸故事，帶出很多未曾公開但很重要的信息，從不同側面展現笑傲江湖之外的金庸另一個真實世界。

金庸十五部武俠小說有十二部涉及西嶽華山的奇險，《射鵰英雄傳》、《神鵰俠侶》、《笑傲江湖》等更以華山為故事展開的背景。但寫這些作品之前，金庸從未登過華山。所以，二〇〇三年金庸在肖雲儒等人陪同下首次登上華山參加當地媒體策劃的「華山論劍」活動，引起轟動，



▲位於香港文化博物館的金庸館。

資料圖片

不少「金迷」專程從各地趕到華山，只為能親眼目睹這位江湖大俠談笑論劍的風采。我問在金庸身邊擔任秘書兼金庸作品編輯多年的李以建：金庸拜過師學過哪門武功嗎？李以建回答，金庸不懂武功，更遑論拜師。筆下的各派武功，都是憑藉他的想像力。

但金庸是如假包換的圍棋高手。徐瑩說金庸曾邀請九段高手、中國圍棋院首任院長陳祖德到他香港家中休養半年，其間正式拜陳祖德為師，每天在家中切磋棋藝，金庸還曾經拜另一位著名棋士聶衛平為師，認識「一代棋聖」吳清源。金庸參透圍棋變化萬千的布局和攻防之道，他的江湖人物更多心計謀略、更加高深莫測，各派武林高手攻防有度，一招一式環環相扣，令讀者非常過癮。

香港人無論男女老幼，很難找到幾個沒有讀過金庸武俠小說，或者沒有看過金庸小說改編的電影電視劇，縱觀香港文學界，金庸的影響力無人能及，他筆下的人物山河故事及其家國情懷，對不只一代讀者觀眾影響深遠。而在內地，改革開放之後金庸作品極速風靡神州大地。八十年代中，筆者一個朋友考南方某大學攻讀中國文學研究生，他把圖書館能借到的金庸武俠小說全部讀完，每次見面話

題離不開金庸小說，「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一談起來就眉飛色舞，他可能是內地最早一批金庸迷。迄今金庸作品在全球發行量數以億計，金庸成為香港的一張文化名片。

不過，李以建認為，金庸的世界不僅在江湖，武俠小說遠不是金庸創作的全部。他近年致力編輯出版金庸武俠小說之外的其他作品，眾所周知金庸長期在《明報》寫社論評論，但他還以各種筆名撰寫數以百萬字的專欄隨筆、影評、散文、學術論文、翻譯小說等等。李以建提到，金庸曾經在《明報》翻譯連載羅素的《人類的困境》，還做過電影導演和編劇，曾潛心研究佛學，短時間內寫出七萬字的佛學論文《談「色蘊」》。所以，李以建說「金庸的武功世人只識得一半」。換言之，應該以更加寬廣的視野、更加深入的研究金庸。

論壇帶出一個思考，在紀念金庸百年誕辰之際，我們應如何把這位「俠之大者」為國為民的精神傳承下去、發揚光大？新聞聯會長張國良認為，金庸武俠小說的底色是愛國，基調是家國情懷，是宣揚愛國主義的優秀教材，建議建立供全球華人瞻仰學習的紀念館或博物館，在座的陳國基司長和全場聽眾都拍掌支持。

覺得這句話很貼切，這裏的生命之樹是文學。所以，我的左手亦能寫我心，不可偏廢。歷史上左手創造乾坤的有的是，我不能創造大活計兒，用心栽培一朵小花奉到讀者面前亦感欣慰。

古語曰集腋成裘。這些年我看到了不同的風景，也比較了不同的世界，有了不同的思考。感謝《大公報》和《北京晚報》等報刊的鼓勵，給了我寫出來跟讀者們共同分享、討論了砥礪的機會。

說到左手，我這裏有個小貼士。記得我當年查過，美國著名高校有各種各樣的獎學金。印象中有個左撇子獎學金，金額不菲。估計是左撇子校友所捐專門贊助左手的。但這種偏門獎卻幾乎少為人注意和申請，多年冷落無人問津導致了它的基金數越來越大成了肥鰻進而變成了孤鰻。我勸大家把目光放寬，多瀏覽看世界，找到人生亮點，你就贏。這個世界是豐富多彩、百鳥啾啾的。